

埋頭苦幹

(白衣人)

汪宗耀著

大同文學叢刊

大同文學叢刊公司出版

823.3
DP 34

大同文學叢書之一

白衣人

改作者 汪宗耀

原著者 Sidney Kingsley

編輯者 王植波

發行者 大同出版公司

上海浙江路一五九號神州大樓

電話九八二一〇號接三〇一室

中華民國卅五年四月初版

定價每冊國幣一千五百元

封面設計：池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看護甲 乙

工人

其他人物

韓世臣先生（富有的病人）

毛先生（韓業務的助手）

韓羅蘭（韓之女）

李文華大夫（在外掛牌開業之醫生）

孔大夫（在聖喬治醫院享特別待遇之醫生）

史淘娜（在病的女孩）

史先生（史父）

史太太（史母）

第一景 張大夫的臥室

第三幕 次日

本劇動作均發生聖喬治醫院內

第一景

聖喬治醫院的休息室。這醫院的醫士常到這兒來讀書，吸烟或討論醫藥上的問題。

這是一間大而寬適的房間。左面是一排長窗，右面是高與天花板齊的書架，架上排滿了厚書。在一角裏有塊佈告板，貼着各式的通告，啓事和廣告。有一張長桌，桌上散放着些雜誌和小冊子，有幾把椅子，有些已坐着人。後面牆上有幾架電話機。在牆上一個壁龕裏有希波克拉茲（Hippocrates）石膏像。像下寫着格言。

三三兩兩的職員醫生們在談話，有的吃烟，有一些年青的實習醫生穿着夏季的短領制服。

一個白髮的老醫師坐在右面，在看一本厚厚的醫學書籍，在他身旁的小凳子上也堆着一些書和小冊子，一個中年的醫生，背向着觀衆，在書架上找一本書，一個年青的醫生站在窗邊看街景。

從後牆上兩扇闊的玻璃門看出去，可以看見外面是條走廊；走廊內看護和實習醫生不斷的來來往往。這忙碌緊張的情況，正和休息室內靜穆的空氣相反。

廊下的播音機正叫着：「鄭大夫！」「鄭大夫！」「鄭大夫！」

電話響了，一個實習醫生跑到電話前，拿起聽筒，低聲地講着。

何大夫進來，他是一個身材不高而精神抖擻的人。頭髮灰白，態度很安靜穩重，說話時極有力量，性情和平，面上常流露着同情的表情。他在醫院內地位很高，所以當他進來時，別人都對他表示敬意。

高大夫：（就是找着書的中年醫生，看見何大夫）哦何大夫，我正在等你。（把尋着的書，仍放回書架，走向何大夫）。

站在窗口的年青醫生，一聽見『何大夫』，即回過身來。

高大夫：我有一個病人，想請你去看看。

何大夫：好的，我馬上就去。我正在找——（看看全室）張則民大夫不在這兒嗎？

孫大夫：（是一個實習醫生，放下他的書。）何大夫，他不在這兒。我去找他好嗎？

何大夫：（點點頭）謝謝你！

孫立起，走去打電話。

林大夫：（即站在窗邊的年青醫生，走近何大夫）。喂，……何大夫！

何大夫：你好！大夫！

林大夫：我昨天送一個病人到你這兒，你有功夫……？

何大夫：（想了一會）哦，是的，是的。（料想到這是他第一次負責診治的病人，於是很懇切地說。）

不要馬上就動手術，你可以先給他吃點藥看看。

林大夫：（放心）哦，是的。何大夫，謝謝你，謝謝你！



高大夫：「噯，別開玩笑了。（走去打電話）」。

何大夫（走近白髮醫生，以手輕拍其肩）：「梅大夫今天好嗎？」

梅大夫：「我的眼睛真不行了。（指指椅上的書）」：「想把這些新出的書都看一遍，可是太多了，太多了。」

（搖搖頭）：「簡直把我都弄昏了。」

何大夫：「可是爲什麼？」

梅大夫：（向那些實習醫生們揚揚頭）：「現在這些年青人——我看他們怎麼唸得了？」

何大夫：「這些年青人都很好，他們都很用功，願意吃苦，我很相信他們。」

梅大夫：「但是這到底是太多了。（搖搖頭）」：「醫學進步得太快了。當我年青的時候，盲腸炎還是不治之症。現在是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些年青人福氣好，他們那知道從前的人用盡了心血發明了麻醉藥，消毒術，外科手術，和X光。還記得我在倫敦的施大夫和莫大夫那兒實習的時候，……他們都是偉大的人。這些年青人一個都趕不上，他們真不行，差得實在太遠了。我想他們將來不會有好的成績。」

何大夫：「科學是沒有止境的。沒有人知道將來是怎樣。可是我們將來也一定會有好醫生的。梅大夫，你不用愁……在這些年青人裏，也許有一二個會使你驚奇，也許趕得上從前的施大夫和莫大夫。」

張大夫：謝謝你。（對何）何大夫，您早。

何大夫：你早。

張大夫：今天我到紀錄室去過（從袋裏拿出一扎索引卡）首先的四十五個病狀就證明！

何大夫：（微笑）——

張大夫：我翻過三百多張診斷書，但是——

高大夫：你們在談些什麼？

何大夫：則民和我正在進行一個小研究。我對於現代外科技術方面有點不同的意見。則民正在寫一篇文章來證明我的意見是對的。

張大夫：實在說起來這篇文章是何大夫寫的。我不過幫助他搜集一點材料再整理一下吧了。

何大夫：啊！可是你做的都是些實際上困難的工作。二百十七號怎樣了。

張大夫：晚上很不安靜，但是她的溫度倒復原了。

何大夫：好。B字病房第三床位，怎樣！

張大夫：好了，他要喝威士忌呢？

何大夫：（微笑）他就說快好了。

張大夫：他是全好了。（露齒而笑）我給他喝了

何大夫：（笑）不會傷害他……

張大夫：（變得嚴重地，對高）高大夫，我希望

高大夫：今天更壞嗎？

張大夫：恐怕是的，他鬧了一場或者他會好的。

高大夫：（不明白地搖搖頭）噯，我一點也不知

張大夫：我希望你再去一次。他是一個挺好的

他出院之後。

高大夫：在他去院之後……

電話鈴響，一個矮的醫生跑過去接聽。

何大夫：喔；我告訴你，我們在星期三送韓先生

張大夫：（突然興奮）星期二？好極了！羅蘭知

何大夫：（點頭）今天早上我打過電話給她。

張大夫：她高興嗎？

何大夫：當然囉！

張大夫：我想你一定會讓我報去她這個好消息的。

何大夫：（雯雯眼）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蕭大夫：（在電話機旁）等等！（叫）老張！你的電話！

何大夫：去聽電話吧。（張去聽電話，何對高說）好孩子！真有能力！將來一定會了不得！

進來一個瘦長的人，一看就曉得不是這醫院裏的。外衣很髒，帽子充滿了玩點。一手扶着裝光照片的大信封。他有點畏縮。他本來很年輕，但額上已有縐紋，頭髮也帶着灰色；令人看上去年紀好似已經很大了。他起先不敢招呼何大夫，後來才大着胆去碰他的手臂。

何大夫：（轉過身來看他，有禮貌的，像對一個生人似的）。嗯？（突然他設清了這人）啊！老李（他抓住李的兩手臂，差不多要擁抱了）文華，你好嗎？我簡直不認得你了。

李文華：（點點頭，苦笑）我知道。

何大夫：高大夫！你記得李大夫嗎

高大夫：（遲疑一會）當然記得！（高李握手。）

何大夫：真想不到。你這些時候躲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差不多有五年……

李文華：六年了！

何大夫：六年？啊！喂！

李文華：回想過去的事，

臉了！

何大夫：醫院裏變動是相

李文華：祇有人是變動相

了別人。稍頓）

何大夫：好吧……（對何

再能見到你。（下）

何大夫：告訴我……有什

李文華：哦，還是老樣子

何大夫：嫂夫人好嗎？

李文華：（綳眉）不十公

何大夫：（關心地）有什

李文華：她的肺，……她時常咳嗽。這兒有幾張X光照片（他打開大信封，拿出兩張X光照片，何拿

着照片向窗照着看）

張則民聽完電話，回到何處。

何大夫：（使張也看得見這照片）你看！

張大夫：有黑點！在肺尖上。

李文華：是的，我怕……

何大夫：不要慌！（看看）呸！（斜視着照片，很鄭重地問）你驗過她的痰嗎？（稍頓）

李文華：我把她的痰帶來了。（他拿出一個瓶，紙包裹着，很抱歉地解釋着）我的顯微鏡壞了。

何大夫：我們替你驗好了。

張大夫：自然。（拿着瓶）我送到實驗室去好了。要緊嗎？

李文華：是我內人的。

張大夫：哦。

何大夫：嗯……（替他們介紹）張大夫，李大夫。（他們互相握手寒暄）。

張大夫：我馬上就送去，李大夫。

李文華：謝謝！今天晚上我可以……

張大夫：哦，當然可以，報告書也可以預

李文華：一百零六號？（轉向何，懷念的

張大夫：你也在這兒住過？你是，呵，是

李文華：（點頭）可是已經是十年前故事

張大夫：可是到現在杜雷先生還常常提起

李文華：杜雷先生？（對何）他還記得我

張大夫：他很掛念你。

何大夫：張大夫也是他的一個得意弟子。

李文華：他也是勸你出洋留學嗎？

張大夫：是的。我想到維也納艾爾堡醫師

預備到那兒去度蜜月呢。

李文華：要求學就難度蜜月，我是曉得

何大夫：的確很難，你還不曉得羅蘭脾氣